

苏格拉底灵魂概念的承袭与发展

尚新建¹, 杜 度²

(1.北京大学 哲学系, 北京 100871; 2.北京市社会科学院 哲学所, 北京 100101)

【摘要】苏格拉底直接继承了荷马传统的灵魂概念, 并透过毕达哥拉斯派及其他一些宗教流派, 吸收了东方具有神秘色彩的灵魂说, 创立了世俗化的灵魂-肉体二元论, 为古希腊的人性塑造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灵魂; 肉体; 不朽

中图分类号: B502.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919(2004)06-0066-07

On the Succession and Innovation of Socratic's Concept of Soul

SHANG Xin-jian¹, DU du²

(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2.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Beijing Municip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Abstract: Socratic directly inherite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soul from Homer, and absorbed some mystical theory of soul from the Eastern world through the Pythagorean school and some other religious sectors. He afterwards initiated a dualist theory characterized with secular unification of soul and body, and laid down a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ancient Greece's structuring of human nature.

Key words: soul; body; eternity

“灵魂”是古希腊人道主义的核心概念, 因为灵魂-肉体二元论是古希腊人塑造人性的基本前提。苏格拉底对灵魂-肉体二元论的形成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继承了荷马以英雄伦理为依托的灵魂学说, 同时透过毕达哥拉斯派及其他一些宗教流派, 吸收了东方具有神秘色彩的灵魂二元说, 形成了苏格拉底独特的灵魂概念, 为希腊城邦人道主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苏格拉底这一思想的提出是西方人道主义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本文试图溯本求源, 以展示苏格拉底“灵魂”概念形成与发展的过程。

收稿日期: 2004-07-16

作者简介: 尚新建(1953-), 男, 北京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要研究西方哲学;

杜 度(1954-), 女, 北京人,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哲学所教授, 主要研究西方哲学。

一、荷马传统中的“灵魂”

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希腊文用psyché表示,英文常常译作soul,中文通常译作“灵魂”。不过,现代人看到soul,总会联想起基督教世界所说的“与肉体完全分离”的灵魂。而苏格拉底所说的psyché,与基督教理解的这种soul区别巨大,其传统首先沿袭了荷马传统。

据《希英辞典》^①解释,psyché本义为breathe,即呼吸、活着;也意味着anima,即人的生命之本,尤其指生命标记;也指生命(life)、精神(spirit)。它的衍生意义才是灵魂,与人的身体相对立。灵魂的意义有二:(1)在荷马史诗中,仅指死者的灵魂、精灵、鬼魂,仍然保留着生命拥有者的形状。(2)指一般意义上人的灵魂或精神,与拉丁文的anima相似。《希英辞典》将荷马的意义与一般意义加以区别,后者的涵义比前者要宽泛得多。我们的问题是:荷马所说的“灵魂”指什么?有什么独特之处?

伯奈特指出,从荷马时代开始,psyché一词最初指“呼吸”,其衍生意义有二:第一,勇气;第二,活着的生命(breathe life),或呼吸着的生命,如同我们所说的“尚有一口气”。按照伯奈特的看法,这两个意义常常被人混合使用。许多原始语词用于表示骄傲和勇气,通常都是用短语“breathe hard”(猛烈的呼吸),英雄或者军人常常被称作“to breathe wrath”(愤怒的呼吸)和“to breathe Ares”(阿瑞斯的呼吸)。“因此,使用这个词就像使用拉丁文的spiritus一样,称为high spirit(崇高的精神)。”^①他认为,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以及希腊悲剧作家们,都是在这意义上使用psyché一词的。第二个意义breathe life表明,有无breathe life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分界线。它是人在死亡时放弃的魂或幽灵(ghost),也是人体可以暂时放弃的东西(如梦中或昏厥时)。基于这样一种现象,古代世界多认为,“灵魂是真实的、肉体的、人的复本(double)”。伯奈特强调指出:“千万不要把这个复本等同于人清醒时的感觉和意志。”^②荷马经常谈到感觉,但是,不把感觉归属于psyché,而是把它归属于肉体。Psyché在人死亡后继续存在,不过,把它说成是ghost也不准确,确切地说,在荷马传统中,“psyché只是一个影子或影像(image)”。它不是一种实体,而是肉体在镜像中的反射。这里没有任何灵魂不朽的意思。

格思里认为,到苏格拉底为止,希腊思想中的psyché有如下意义:(1)“原始的鬼魂,被召唤回来,向活人预示什么,或者帮助活人复仇。”^③不过,荷马史诗很少谈及所谓助力或复仇鬼魂。惟有一处,即帕特里克死后,阿基里斯因为哀悼他,迟迟没有将其遗体按希腊风俗处理,即火化后安葬。就在阿基里斯入睡之际,帕特里克的灵魂来到他面前,请求阿基里斯忘记他。同时告诉阿基里斯,因为他的遗体没有得到处理,因而不能进入哈得斯的门槛,那些亡魂、幽灵赶他走,不让他入列。也就是说,已死的帕特里克既不能呆在阳间,也不能进入冥界,因此他请求阿基里斯快点将他入葬。告别之际,帕特里克悲哀地对阿基里斯说:“我求你把这只手伸给我,因为你们一把我焚化,我便不可能从哈得斯回返。”^④这意味着,当遗体尚未火化时,帕特里克的灵魂与梦中的阿基里斯能够握手,一旦肉体被火化,他便进入哈得斯的冥界,永远出不来了。换句话说,只要进入冥界,他就不可能再影响阿基里斯的任何事情,也不会再与他握手。除了这一处以外,史诗似乎再没有描述幽灵帮助活人复仇、预警之类的事情。(2)“神秘宗教的psyché,类似神,能为来生祈福”。^⑤格思里认为,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哲学追求,就属于这种类型。(3)“psyché意指勇气,‘一种善的psyché’的勇敢,或者它仅仅意指生命,因此,‘爱人的psyché’就是以一种胆怯的方式紧紧抓住生命,昏厥就是暂时失去psyché。”^⑥这恐怕应该是荷马传统中的psyché的内涵之一了。(4)

^{①②} Burnet, The Socratic Doctrine of the Soul, VI,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15-1916. <http://www.logon.org> and <http://www.ccg.org>.

“在奥菲斯教和伊奥尼亚科学传统中,这种生命实体是周围空气的一部分,或者关在身体中的以太(aither),人死后它迅速飞出来聚合。”^[4]这种生命实体或者关在身体内的以太不是精神的东西,而是纯粹的物质。不过,“它不是亚里斯多德意义上的纯质料”,在奥菲斯教和伊奥尼亚科学思想中,“它们相当于神的元素,似乎与思想的力量联系在一起”。(5)在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中,当克瑞翁说只有权力展示psyché时,他的意思是说,psyché就是思想与心智(mind)。然而,他所说的思想似乎更强调绝对支配的力量,可是在希腊传统中,有绝对支配力量的只有神。克瑞翁的话似乎别有他意,如果把它看作权力就是真理更合适。真理即是指绝对支配的权力。(6)有时希腊人也用这个词指人的禀性,在道德氛围内,人们常常使用这个词。如品达说,要使人人的psyché避免不正义。

假如我们仅限于荷马传统,就会看到,进入冥界的只是灵魂。荷马直呼进入哈得斯居所的灵魂为“鬼魂”(psyché)。奥德修奉命到冥界,在冥界遇到他的母亲,他真想拥抱他的母亲,但是,每次她都像影子和梦幻一样从奥德修手中溜掉了。“一般世人死后都是这样的;人死后骨肉分解,被烈火的强大力量消灭掉;一旦生命离开白骨,魂灵就象梦幻一样飞走,到处飘浮。”^[5]至少荷马史诗在谈及psyché的时候,有这个意思。

泰勒正是根据荷马的这个意思断定:“在荷马那里,psyché从字面上讲,完全是‘鬼魂’的意思。Psyché在某个人活着时呈现在那人身上,死后便离开他。事实上,它就是‘鬼魂’,是一个正在死去的人所抛弃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自己’,对荷马来说,‘英雄自己’是与他的‘鬼魂’不同的东西,指他的身体。”^[6]照此说来,荷马没有灵魂不朽的思想。这种看法颇有些代表性,至少有相当数量的西方学人都这样评价荷马关于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罗德在概括这类看法时指出,“很奇怪,人人都坚持认为(至少近期是这样),荷马史诗发展的任何阶段,都能发现这样的信念,在死亡时刻,一切都结束了,人死后没有任何东西还活着。……在描述死亡的场合,都告诉我们,死者(还是他的名字)或者他的‘psyché’匆忙离开,进入哈得斯的地府——那是在大地下面的黑暗之处。”^[7]如果说psyché活着指起作用,或者有某种生活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看出,在荷马史诗涉及死亡时的psyché的地方,确实没有看到psyché起任何具体的作用,即他们自身似乎只是在冥界飘着,不能决定自身的情况,也不能影响阳界的人与事。尽管他们对于阳界的事情一清二楚,但是他们只是知道,却没有丝毫影响。倘若“活着”仅指在某个地方存在,确切地说是呆在某个地方,无论是否有作用,也可以说,荷马有灵魂不灭的思想。不过,西方基督教思想中关于灵魂不灭的意义,似乎并不在此。不朽的灵魂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它是否在什么地方呆着,而在于它决定人来世的生活和命运。不朽很大程度上指灵魂对未来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严格地说,荷马所说的灵魂没有这方面的作用。用刻尔吉女神的话来说,它们只是一些“无助的鬼魂”。

从这个意义上讲,荷马传统有“灵魂”(鬼魂)概念,即psyché,但是,没有灵魂不朽的概念,即没有当今意义的soul。荷马史诗的希腊人还保留着一些原始思维的特征。原始思维与我们的最大差别在于:“它没有自我意识,最显著的特征是完全没有自我的观念;换句话说,它不能把自己与世界区分开来,把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想象中发生的事情也是外部环境中发生的事情。”^{[8](P4)}因而他们无法区分梦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原始思维带有十分明显的原始神秘主义色彩。按照马基奥罗(Macchioro)的看法,“神秘主义这种纯粹原始的东西,从前希腊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公元前4世纪,没有失去最内在的本质。”^{[8](P10)}如果我们承认没有自我意识、没有自我观念是原始思维最显著的特征,如果我们承认原始人确实没有能力区分梦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那么对原始人来说,当肉体死去时,灵魂也等于死了,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或许我们应该接受这个结论。

二、前苏格拉底的“灵魂”

荷马之后的自然主义哲学,在灵魂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泰勒斯为首的寻找万物始基的自然主义哲学家,特别是米利都学派,基本上持荷马的立场。另一类是爱利亚学派,特别是赫拉克利特对于psyché则既有自然主义的特点,又明显受到狄俄尼索斯崇拜、南意大利学派灵魂不灭思想以及奥菲斯教的影响。亚历山大的克莱门特断定:“赫拉克利特的理论来源绝大多数出自奥菲斯教。”^{[8](P160)}琐罗斯德教崇尚永恒的活火,奥菲斯教主张灵魂不灭和永恒的轮回。虽然赫拉克利特没有明确地表示灵魂不朽,但是至少他承认灵魂不死,它离开身体后复归于活火,这种思想本身就包括了潜在的灵魂不灭的因素。

从荷马到苏格拉底,灵魂的地位不断攀升,最终达到人中之神的地步,即不朽的地步。这是一个深刻的巨变。引起这种巨变的因素,主要不是荷马的传统,而是希腊的另一个传统:神秘主义。

影响苏格拉底的神秘主义传统是希腊思想史上不容忽视的三种宗教现象。这三种宗教分别崇尚地下的神、天上的神和复活的神。它们都包含着来世或者死而复活的理想。如果从希腊与基督教文明的关系来看,恐怕这三种宗教现象更重要。

(1)伊流欣努秘仪(Eleusinian Mysteries)^①

伊流欣努秘仪最重要的东西在于神赐予人生存能力,人通过祭祀仪式完成启蒙,并且在祭祀中与神相遇,这种相遇是被神选中的前提,也是在地下过幸福生活的基础。仪式结束后,被选者依然过着城邦公民的生活。韦尔南指出:“秘密祭礼并没有显示出一种灵魂的新观念,也没有与传统的冥界形象决裂,而是展开了在地下继续一种更幸福的生活前景。而这种特权立足于个体的自由选择,即决心接受秘密祭礼而且参加整个祭礼过程,祭礼的每一个阶段都标志着宗教纯粹状态的每一次新的进步。”^[9]秘仪虽然还没有涉及到灵魂不灭和来生问题,但是,对于死后依然过幸福生活的憧憬,已经暗示人们,人生不仅仅是这短短的几十年,人在地下依然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条件是必须有某种信仰。事实上,人确实有死,死后还可以过幸福的生活,这种信仰本身已经预示着某种不朽的理念。

(2)狄俄尼索斯崇拜和奥菲斯教

狄俄尼索斯崇拜进入埃勒夫西斯和雅典等地,迅速与得墨忒耳神话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雅典式的狄俄尼索斯崇拜。这些狄俄尼索斯崇拜无论在形式上有多大差别,崇拜的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即如同种子会二度发芽,生命也可再生。由狄俄尼索斯崇拜带来的灵魂不朽信念,不知不觉进入希腊,特别是雅典人的生活。酒神节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同样是一种官方认可的公民崇拜。它的参与者以妇女居多,无论如何,它毕竟涉及生命的产生和再生。不过,雅典的狄俄尼索斯崇拜,虽然有狄俄尼索斯受难死亡、复生等观念,但是,似乎并没有奥菲斯教所信奉的来世的思想。灵魂不朽的观念处于灵魂有神性的层面上,雅典人更看重那关于查格鲁斯-狄俄尼索斯神话的寓意,第一,泰坦神吃掉狄俄尼索斯,人又由泰坦神的骨灰而成;第二,狄俄尼索斯的肉体经历过死亡,代表灵魂的心脏(关于灵魂的所在地,希腊人也展开过讨论,到了亚里士多德,他把灵魂定位在大脑的某个部分)则被救下来,灵魂在原来的肉体中活着,也活在新的狄俄尼索斯身体中,因而灵魂是不朽的。信仰狄俄尼索斯,最重要的是分有他的神性从而获得不朽的灵魂。对于希腊人来说,狄俄尼索斯崇拜使他们获得的最大收益是“狄俄尼索斯崇拜必然播下了第一粒种

^① 关于伊流欣努秘仪、狄俄尼索斯崇拜以及奥菲斯教等相关内容,可参考如下书目: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杜小真译,三联书店,2001年;Macchiore, From Orpheus to Paul; Rohde, Psyche: The Cult of Souls and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 McGahey, Orphic Moment, New York, 1994; Guthrie, Orpheus and Greek Relig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子,即信仰灵魂有不朽的生命”^[10]。

进入南意大利的狄俄尼索斯崇拜则采取了宗教信仰的形式,即奥菲斯教。奥菲斯教的教义随着地区的差异有不同的版本,不过,它们之间在一些根本上基本相同。信仰的核心是查格鲁斯-狄俄尼索斯受难——死亡——复活。围绕这一神话形成的信条如下:第一,肉体由泰坦神的骨灰捏成,因而人生来带着泰坦神的罪恶,这是希腊版的原罪说。为了赎罪,人生前必须信仰奥菲斯教,这是最根本的前提。人还必须遵奥菲斯教义,过纯洁的生活,远离任何污秽,选择素食,拒绝血祭,注重净化肉体 and 灵魂,清心寡欲,提高人的道德修为。第二,肉体与灵魂是对立的。肉体充满了欲望,灵魂是人的神性所在。然而,灵魂是肉体的囚徒,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只有死亡降临时,灵魂才能从肉体中逃脱。肉体必须被彻底毁灭,灵魂才能摆脱囚禁。马基奥罗在谈到奥菲斯教的丧葬方式时告诉人们,奥菲斯教徒包括毕达哥拉斯派,都采用火葬的方式处理遗体。这种处理遗体的方式基于一个信念,即“只要肉体存在,灵魂就有可能再度进入它以前的形式中。因此,不仅肉体的死亡是必须的,而且,殡葬仪式也是必须的,这些仪式包括肉体的彻底消灭。”^{[8](P118)}在奥菲斯教看来,肉体与灵魂的对立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们“相信,只要肉体监狱没有被摧毁,没有保证肉体不再进入以前的监狱,就不会有任何完美的福祉”^{[8](P118)}。如果我们认同奥菲斯教与波斯琐罗斯德教之间具有很深的渊源,那同样应该看到,火在这里有特殊寓意,即“火有力量尽除灵魂的罪孽,尤其是最初来自泰坦神的原罪”^{[8](P119)}。第三,灵魂离开肉体之后进入冥界,接受冥界诸神的审判。奥菲斯教的赞美诗和仪式,与埃及的亡者经一样,劝诫信众为冥界的审判做准备。惩罚以罪孽大小各有不同。第四,轮回转世。灵魂受到应有惩罚之后,再行转世。转世处于什么生活状态,是苦还是幸福,都依前世的罪孽大小分别而论。轮回转世的轮子转动不息,直到灵魂纯洁无瑕,方可走出轮回,进入欢乐岛。

三、苏格拉底的“灵魂”概念

苏格拉底是在荷马传统意义上使用psyché,还是在狄俄尼索斯传统上使用它?或者他是否给psyché注入了新的力量和内涵?

罗德,尼采的挚友,在他那本600多页的巨著Psyché中,从荷马一直谈到柏拉图。然而,苏格拉底在其中所占的位置只有两个自然段,即一页又四行,所涉及的内容只是苏格拉底与格劳孔(《理想国》)的一段对话。苏格拉底:“你不知道我们的灵魂是不朽不灭的吗?”格劳孔(惊讶地看着苏格拉底):“天哪,我真的不知道,但是,你打算这么主张吗?”苏格拉底:“是,我应当这样主张。我想你也应该这样主张。这没什么难的。”^①不过,近百年来对于柏拉图著作的臻别,已经在哲学界基本形成共识:《理想国》属于成熟的柏拉图的思想。换句话说,“灵魂是不朽不灭的”这一思想应该属于柏拉图。耶格尔评论说:“如果我们考察罗德这本巨作Psyché,将会发现,苏格拉底对希腊精神的发展似乎无足轻重。罗德完全忽略了苏格拉底。这部分是由于他从年轻时代起就与尼采一样对苏格拉底抱有偏见,认为他是个‘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更主要的还是由他探讨这一主题的特定方式所决定。”^{[11](P40)}耶格尔认为,罗德探讨psyché的基本立场是基督徒式的。因此,考察死亡崇拜,相信灵魂不朽,依然是他研究psyché问题的核心。倘若我们不仅仅限于这样一个角度,就会清楚地看到,苏格拉底在灵魂问题上,确实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耶格尔所说,“正是通过苏格拉底,psyché一词才获得特殊性质,成为蕴含西方人理智和道德人格全部价值的一个真正代表。只要清楚地阐明苏格拉底劝诫的教育演说,我们就不可能怀疑这一点。”^{[11](P41)}伯奈特也

① 柏拉图:《理想国》,第409页;Rohde, Psyche, pp.463-464.

强调,荷马史诗的哈得斯王国的鬼魂,伊奥尼亚哲学家所说的呼吸的灵魂(air-soul),奥菲斯信仰的灵魂-守护神(soul-daemon),阿提卡悲剧中的psyché,都不能解释苏格拉底赋予这一词的新意义。^①然而,苏格拉底对psyché的诠释,毕竟是在希腊文明传统中进行的。他赋予psyché新的意义,也只能在这一传统中进行。伯奈特提醒人们:“重要的是记住,苏格拉底属于伯里克利时代。我们没有权利假定,苏格拉底赋予psyché的意义与伊索克拉底或者近代的说教完全相同。我们不得不问,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它意指什么。如果我们问这一问题时,我相信我们会发现,劝诫人们‘关爱你的灵魂’远不是什么陈词滥调,它一定对当时的雅典人产生了深深的震撼。”^②

荷马传统对psyché的理解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有肉体灵魂就有活力,灵魂有活力肉体才是活的。没有肉体,灵魂无生气,处于混沌状态。而伊奥尼亚哲学家们把psyché看作是关在人体内的气,由于有了它人才有了生命和意识。这团气相当于原初的实体,它是世界的生命。这团气“从门外进入”人体,人才具有生命。对自然主义哲学家而言,psyché是人在正常情况下清醒的意识。这团气也是人体和生命运动的源泉,运动的源泉是psyché,尽管“他们更喜欢用‘运动的源泉’这一短语,然而,它就是指psyché。”^③肉体死亡,灵魂就从肉体出来复归自然之气。欧里庇德斯的一句话形象地表达了这一信念:“大地的回归大地,空气的回归空气。”当时的雅典人对这一公式深信不疑。

苏格拉底首先承袭了荷马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认为灵魂与肉体并非是分离的,而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代表的就是某某人。不过,在荷马传统中,某某人首先指可见的身体,psyché处于从属地位。苏格拉底则认为,psyché是个人自身的神,身体有疾,主要是因为灵魂有疾,行为不良,主要是灵魂对于善无知。一个人善也罢,恶也罢,均取决于他的灵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相当于工匠与工具的关系,即“灵魂对肉体是使用与被使用的关系,工人与工具的关系……这是苏格拉底灵魂学说最显著的特征”^[12]。就这种关系而言,可以说,“苏格拉底关于人的psyché的看法是:只有psyché才是真正的自我。活着的人就是psyché,肉体(荷马的英雄和其他人还是明显偏爱它)只是一系列的工具或手段,人为了活着而运用它”^[12]。同样,只要灵魂能够支配肉体,肉体就有生命力。苏格拉底对psyché的作用和地位的看法,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哲学痕迹。自然主义者认为,那团气偶然进入人体以后,不是滞留在那里,而是成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成为人体运动的源泉。对苏格拉底而言,psyché作为使用者是积极的,也是广义运动(包括思想运动在内)的源泉。肉体作为被使用者是受动的。它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都受灵魂驱使,因此,灵魂是运动的本质,而肉体是运动的现象。

不过,荷马的英雄们注重肉体,自然主义注重物理现象,甚至用物理学法则解释一切生命现象。到苏格拉底为止,将灵魂的地位提升到肉体之上的,惟有与狄俄尼索斯相关的宗教——酒神崇拜、奥菲斯教以及毕达哥拉斯主义。作为雅典公民,苏格拉底对雅典城邦认可并主持的酒神崇拜也许并不陌生。不仅如此,苏格拉底可能还与奥菲斯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伯奈特认为,苏格拉底是一个好奇心极强的人,他既可以是贵胄府上的座上宾,也可以赤着脚在鱼龙混杂的街市上,随便拉住什么人就盘诘起来。因此,苏格拉底对于当时流行于雅典的两个最著名的倾向——自然主义运动和奥菲斯教信仰不会充耳不闻。也就是说,苏格拉底有可能熟悉奥菲斯教的信条。泰勒则断定:“苏格拉底真的在童年时期已经加入了奥菲斯教,并且永久受它影响。”^④他的根据是柏拉图的对话常常借苏格拉底之口谈论奥菲斯教的教义,以此作为他相信灵魂不朽和来世生活的重要证据。不过,我们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即苏格拉底受毕达哥拉斯派影响。毕达哥

①②③ Burnet, “The Socratic Doctrine of the Soul”,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15-1916, <http://www.logon.org> and <http://www.ccg.org>.

④泰勒:《苏格拉底传》,第30页。

拉斯派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期之前,在南意大利一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派别,而且它与奥菲斯教的联系一直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公元前5世纪后期,南意大利民主派推翻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政权,原来受君主扶持的毕达哥拉斯被驱逐。从此,毕达哥拉斯派成员开始流亡,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到雅典,他们的思想很快引起雅典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注意。因此,苏格拉底也有可能受到毕达哥拉斯派的影响。

奥菲斯教、酒神节的狄俄尼索斯崇拜、毕达哥拉斯派在灵魂问题上虽然有一些差异,但他们至少在两点上相近:首先,灵魂不朽和轮回转世;其次,灵魂与肉体是对立的,而且灵魂高于肉体。首先,苏格拉底所说的灵魂确实高于肉体,善的灵魂是善的行为的支配者,恶的灵魂支配着恶的行为。这一点显然是受到了奥菲斯教(包括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启发。其次,苏格拉底的使命——劝诫人们关爱自己的灵魂,有一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若是你不关爱自己的灵魂,只注重那些身外之物,灵魂就会堕落,人就会变成恶的。关爱自己的灵魂意味着要净化自己的灵魂,净化灵魂是地道的奥菲斯教 毕达哥拉斯派的思想。笔者以为,伯奈特的看法是合理的。他说:“苏格拉底把奥菲斯教的灵魂学说与灵魂的科学观念相结合,前者主张要净化堕落的灵魂,后者认为灵魂是清醒的意识。”^①清醒的意识是作为肉体的动力而起作用的,它的作用应该是现世的,因为没有肉体,就等于工匠没有工具和载体,凭他有多好的技术,也没有可作用的对象。苏格拉底提出要净化灵魂,显然也吸收了奥菲斯教的主张,因为灵魂被囚禁在肉体内,自然受肉体邪恶力量的侵蚀,逐渐导致灵魂的堕落,所以需要一定的手段净化我们的灵魂。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净化灵魂的方式是四门科学:数学、几何学、天文学、音乐。苏格拉底的思路是沿着毕达哥拉斯派的思路进一步向前发展的。他也把净化灵魂放在理性的层面,主张要想灵魂为善,必须具有善的知识。一旦拥有善的知识,你不仅可以成为合格的公民,而且可以成为一个身心俱美的人。苏格拉底祛除了毕达哥拉斯派和奥菲斯教将灵魂与肉体割裂进而对立起来的做法,在二者统一的基础上劝诫关爱灵魂。也许正是因为如此,人们通常认为,苏格拉底的道德劝诫和灵魂学说首先是实践的。

净化灵魂就是人的教化或人性塑造,它是苏格拉底世俗化的灵魂-肉体二元论为基础的。灵魂的地位高于肉体。伽达默尔对教化有一个明确的界定:“在教化概念里最明显地使人感觉到的,乃是一种极其深刻的精神转变。”^{[13](P11)}洪堡则更进一步指出,教化“意指某种更高级和更内在的东西,即一种由知识以及整个精神和道德所追求的情感而来、并和谐地贯彻到感觉和个性之中的情操”^{[13](P12)}。

[参 考 文 献]

- [1] A.Lexicon: Abridged from Liddell and Scott's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1920.
- [2]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II, p.468.
- [3] 荷马.伊利亚特[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588.
- [4]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II, p.468.
- [5] 荷马.奥德修纪[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137.
- [6] 泰勒.苏格拉底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84.
- [7] Rohde, Psyche: The Cult of Souls and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 2001, p.4.
- [8] Macchioro, From Orpheus to Paul, New York, 1930, p. 4.
- [9] 韦尔南.古希腊的神话与宗教[M].北京:三联书店,2001.71.
- [10] Rohde, Psyche: The Cult of Souls and the Belief in Immortality among the Greek,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2001, p.255.
- [11]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II, p.40.
- [12] Guthrie, A History of Greek Philosophy, Vol. III, p.469.
- [13]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① Burnet, "The Socratic Doctrine of the Soul",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915-1916. <http://www.logon.org> and <http://www.ccg.org>

(责任编辑:任天成)